



姚有超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车司机/姚有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6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60 - 0

I. 小… II. 姚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7264 号

小车司机

作者: 姚有赳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6

插页: 1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60 - 0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编者推荐

我编辑出版过很多小说，却从不站出来说话。这次破例出面说几句，无非是向读者推荐这本书。

《小车司机》看似一部官场小说，但与很多此类小说不同的是，作者无心官场的风风雨雨，而旨在写“人”。因为作者工作在机关，熟悉那里的人和事，所以就把政府机关作为场景，让他的人物在里面充分表演。

小说不应该仅仅是讲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，而应该负有更多的使命——触摸人性，揭示灵魂，探寻深层矛盾，透视事物本质……往大了说吧，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伦理学……甚至是哲学所思考的和所从事的，也应该是小说家思考和从事的，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。

《小车司机》就是奔着这方面去的。没有故事，只有事件；没有英雄，只有草根。三个主要人物——田江、王副局长、徐丽娜，以及其他人物，在一个个事件中相互摩擦碰撞，从而表现出人的本质所在——这难免让我们想到身边的许多人和事，甚至想到自己。

以小见大、以少胜多，是高手所为。不像一些所

谓的纯文学作品——矫揉造作的叙事方式、大而无当的“文学”铺排，空洞肤浅的个人说教……《小车司机》的语言和叙事简洁明了——语言是大白话，说的是寻常事，但文字背后总隐含着更多的内容让人去思考。这难道就不属于纯文学？

作者善于刻画人物。包括三个主要人物在内的众多人物，个个鲜活生动、栩栩如生，读来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幽默是本书的又一特点——不同于那种台下不乐自己乐，再不乐就胳膊乐的假幽默；而是那种刚一张嘴观众就想乐，话还没说完台下已经前仰后合的大幽默。

.....

我亲手“枪毙”过许多小作家大作家的稿子，却对这部素不相识的无名之辈的作品情有独钟——不仅出版还极力推荐，其原因自不必多说。

最后一句：这不仅是一本好玩好看的书，更是一部使人掩卷深思的书。



目录...

第一部分 驾校教练...1

第二部分 小车司机...23

第三部分 局长助理...169

后 记...247

第一部分 驾校教练

长安驾校教练田江刚把车停在水房前，工友王平就喊：“田耗子！总教练室，李大雷叫！”

田江把水壶放到车上，折向总教练室，就知道这个三孙子叫，好比乌鸦叫、猫头鹰叫，准没好事。

一进总教练室，三孙子李大雷正把腿搭在桌子上晃，喝着一个小二，看见田江便说：“田耗子，上个月学员考折一次，扣一百，迟到三次，扣一百五，总共二百五。签字。”

田江不签字，只问：“有新学员没有？”

李大雷说：“不签，钱也没了，新学员更没。”

田江把烟掏出来：“你再找找。”

李大雷抽了一口烟说：“好，再找找。”把一沓登记表扔在桌上，“挑三张。”

挑学员有门道。

小车教练工资都是四百块，要是上车带学员，一天十五块的劳保费。长安驾校有五十辆小车，但是小车教练有六十位。驾校里每天都有五十个教练在教学员开小车、挣劳保费。那剩下的十个教练就得等着，叫“排班”。学员考驾照，如果一次考不过去，交五十块钱重新考，再不过再交五十，直到考过为止。同时，教不严，师之惰，学员

一次考不过，扣教练一百；还考不过，再扣一百；如果仍然不过，就不再扣了，排班。排班的只有等开小车的教练请假，或所带学员考试三次不过，才有机会用闲出来的车带学员，挣那每天十五块的劳保费。

所以挑学员很重要。

从性别看，教练愿意挑男学员，因为女学员胆小，考试容易失败。从年龄看，教练愿意挑年龄小的。年龄超过四十五，学东西慢，还老有事儿，时间不能连贯，考试也容易失败。

但是事情得辩证着看。

年龄大的，脑子慢，但都有点社会地位，阅历也丰富，会说话，还常给教练点好处。耐性好的教练就愿意带这种学员。那些好色的教练，比如王平，则愿意带女学员，扣钱也愿意。

学员良莠不齐，超过五十岁的，或者长得丑的女学员也有不少，得搭配着。

谁搭配呢？总教练李大雷。这就不难理解田江觉得李大雷是三孙子还要给他烟抽了。

田江一摊手里的登记表，全是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子，说：“给换几张……”

李大雷又把腿搭在桌上晃上了：“没了！”

田江不愿意再耽误工夫，自认倒霉，推门出屋，听见李大雷在骂：“啊呸，这他妈是什么破烟啊！”

王平趁中午工歇的时候，凑到田江面前：“怎么着，扣了多少？”

田江说：“二百五。”

王平说：“没事，权当带了俩小嫚儿。”又说，“晚上跟我去捞捞吧？”

“捞捞”是打牌翻本的意思。麻将桌上，赢少了白耽误工夫，输多了又容易急眼。

田江说不去。

王平笑：“怕老婆。”

田江不出声。

No 2 张凤姑

几年前，田江的父母叫住他进行了一次攀谈。

父说：“你老是一个人这么耍着单，不是个事儿。”

母说：“不是个事儿。”

父说：“你今年二十四了。我二十四那年，你妈都生下你了，所以你属猪，我也属猪。”

母说：“都属猪。”

父说：“自由恋爱好是好，但总不如自家人介绍的知根知底。”

母说：“水货比不了专营店。”

父说：“你三舅母娘家有一个女青年，你去瞅瞅。”

母说：“瞅瞅又没事。”

父说：“再过两年你还不结婚，我那套小两居就给你姐姐了。”

母说：“这房价可一直在涨。”

田江听见“小两居”三个字，当下说：“去瞅瞅。”

第二天，田江骑自行车驮上一百八十斤的三舅母从东城到西城去瞅人。

三舅母娘家女亲戚一看，是个白净小伙，又听说有套小两居，交换一下眼神。

田江见满屋都是女亲戚，不知让瞅的是哪一个。

不一会儿饭桌端上了小鸡炖蘑菇。

刚才驮三舅母把早饭消化没了，因此小鸡炖蘑菇闻着格外香。没等女亲戚劝，田江就举起了筷子……

回东城的路上，三舅母问还要不要和西城进一步来往？

田江想起小鸡炖蘑菇，觉得意犹未尽。

三个月后，田江和超远房表妹张凤姑结为合法夫妻。

张凤姑是个卖肉的，双手因长期操刀有点粗糙，但模样还挺周正，又能勤俭持家。田江举家都满意，这是好事。不过好事里也有坏事，田江的胃被小鸡炖蘑菇给吃伤了。

新婚之夜，田江发现张凤姑居然还是个处女。这是二十岁以来，他几次临床经验中未曾有过的奇观。田江不禁又惊又喜，兴头上起身到厨房就着剩菜又多喝了几杯。一时间感慨万千，对着卧室的方向说了许多举案齐眉、白头到老的话。还说：“你看吧，总有一天我会出人头地。”

前面那么多感天动地的话张凤姑都没记，只记住后边这一句。

日后她常问男人：“田江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出人头地？”还唆使儿子：“二宝，你去问问你爹，他啥时候出人头地！”

田江虚度光阴三十年，这句话是他最大的痛，后悔当时兴头上失言。

№ 3

徐丽娜

阴历十一月，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渤海湾，吹到田江所在的城

市。

都早上八点了，阳光才照到教练场上。抬头往东方一望，血红的一个圆轮，朝阳就跟夕阳似的。

田江打着了车，抽着烟等车窗玻璃上挂的霜化水，神情挺落寞，就像他正带着的大龄学员老蔡似的。

王平过来敲窗户说：“田耗子，李大雷要我俩后天晚上吃了晚饭去他家玩麻将。妈拉个巴子，又得点一百块钱的炮。”

又说：“田耗子，咱们队长领综合奖了。操他娘，两千四！伙计们合计着得讹他一顿馆子。待会儿工歇了，你一块围过来，逼他认账。”

过了会儿又说：“田耗子，我刚带了个嫖儿。俊！二十八九、三十出头，正好熟透了。你要觉得带这个没劲，我把她换给你吧。”

田江摇下车窗玻璃说：“滚！”

王平往回走：“滚就滚。”

田江的学员老蔡一身毛病。腰椎歪了，坐久了腰疼，得下车站会儿；血压不正常，站久了头晕，得上车坐会儿；前列腺还有问题，不管站着坐着，都尿频，要跑厕所。教着教着，田江就没好话了。

老蔡身体不好，但脾气好，作践自己说，自己成绩不突出，工作不突出，但腰椎间盘突出；水平不高，修养不高，可血压很高；大会不发言，小会不发言，只前列腺发炎。

工歇时，老蔡第五趟小跑着去了厕所。田江看见王平一群人围住了车队长，不由得腿往前迈。经过王平的车，想起熟透的女学员，鬼使神差，探头往车里望去。

这一望不要紧，田江一时间愣住，如同白日见鬼。又听见那鬼说：“田江，真的是你。”

看田江不说话，女鬼又说：“你怎么混到这里来了？”

又说：“还记得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吗？”

田江终于开口：“不记得，只记得当年我们都还很年幼。徐丽娜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十七岁那年，高中生田江春心初动，得空就和几个不良少年一块儿，在教学楼楼道里站成左右两排，看过往的女同学，还打分。有些女同学知道内情，加上不自信，每次走过评估区，紧张得几乎不会走道儿。

在一个人间四月天，徐丽娜穿白运动衫，飘然而过。

于是田江提前下课回家，直到晚饭结束，不发一言。

闭门思索一夜，第二天醒来，总结出一个词，叫做“怦然心动”。

当天放学，田江尾随徐丽娜，瞅准人少，叫住徐丽娜：“同学，我知道你开口要说什么话。”

徐丽娜一个三好学生，哪受过这种骚扰，当下不悦：“神经病！”

田江摊开左手，上写“神经病”三个字。徐丽娜一看，“扑哧”乐了。

田江摊开右手，上写“扑哧”二字，说：“第二句也猜对了。”

.....

徐丽娜家在郊区，上学寄宿在城里姑妈家，每天晚上要走夜路三十分钟。田江从此不再搞评估，每天晚上耐心上完自习，骑车送徐丽娜放学。

徐丽娜情感世界仿佛一张白纸，田江就挥毫泼墨，创作上了。徐丽娜课余时间开始晕头转向，被田江调理得欲罢不能。

两个人的来往，引起上至校长下至校工的一致不满。其中最不满的，是一起搞评估的哥们儿。由嫉生恨，从此见了田江的面，不再搭腔，只在背后说：“操他娘，这个小人！”

初次见面三个月后，徐丽娜冲破世俗偏见，才同意让田江载着放

学。又三个月后，田江打篮球崴了脚，一瘸一拐，还坚持要送徐丽娜。徐丽娜一时兴起，要带田江走一段。

田江歪歪扭扭跳上车，两手扶住徐丽娜的大胯，说：“腰真粗。”

徐丽娜正要叫田江松手，不料他来了这么一句，只好澄清说：“这不是腰……”

田江问：“那腰在哪里？”

徐丽娜说：“往上。”

田江手往上挪了一点儿，奇怪道：“这不一样粗吗？”

徐丽娜又要晕了：“得使劲往上。”

田江往上挪了一巴掌，说：“这儿确实细。”

就这样，田江几句话把徐丽娜的三围给摸去了两围。

又有一天，田江借口要给徐丽娜把脉，想拉拉徐丽娜的手。因为摸腰事件刚过去不久，徐丽娜把手的贞操看得比三围还重要，红着脸不让拉。田江无奈，只好再找借口揽着徐丽娜的腰说话，徐丽娜倒不怎么挣扎。

可见世上再珍贵的物件，一旦沦为二手货，其价值就会有折扣。家用电器如此，房子如此，三围也是如此。

又三个月后，徐丽娜说：“哎，我想报考北京的大学，你想去哪里读？”

田江坦然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再三个月后，徐丽娜给田江打电话：“田江，我明天下午的火车，今天先过来住在姑妈家，晚上能不能见一见？”

田江说：“不见了吧。”

徐丽娜又说：“那明天中午行不行？我请你吃饭。”

田江说：“不了。”

徐丽娜又说：“那你明天能不能送我去车站？”停一停，有点害羞地说，“你不是说想拉拉我的手……”

田江说：“车站也就不去了，你那手留给别人拉吧。”

徐丽娜又羞又恼，哭了起来：“田江，你这是为什么啊……”

田江说：“我这是为人民服务。”

田江挂了电话，直到晚饭结束，不发一言。

闭门思索一夜，第二天醒来，总结出一个词，叫做“怅然若失”。

田江和几个搞评估的哥们儿上了本市的技校。听说徐丽娜去了北京上大学，并已和田江分手，哥们儿这才和田江重归于好，并骂徐丽娜：“操他娘，这个小！”

田江在技校混了三年，毕业后开了两年出租车。长安驾校招工，他就去了。在他二十四岁这年，和卖猪肉的张凤姑女士结了婚。

十年从没和初恋见过面，虽不能说从此忘记，但徐丽娜是美是丑、是黑是白、是高是矮，甚至是男是女都有些模糊了。

如今昨日重来，田江打量着徐丽娜，发现她脸比十年前白，胸脯比十年前高，眉毛比十年前细，嘴唇比十年前红，话也比十年前多了：“田江，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，你这个骗子，晚上请我吃饭！”

田江拙拙着往回走，说：“行。”

徐丽娜又从车里探出头来：“我在驾校对面的川菜馆等你。”

№ 4 老蔡 徐丽娜

田江回到车里，一阵阵觉得发冷，一会儿又浑身燥热，闭紧了嘴，腮边的肉一抽一抽的。

老蔡看田江表情不对，问：“田师傅，你怎么了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我手头上可有的是药，给你都是免费的。”

田江停了会儿说：“没事。”转而想，不好，徐丽娜在王平手下学车，可不是好事。王平把徐丽娜拐走的本事没有，但趁教换挡的空子，拉徐丽娜的手是没跑了——这手自己都没舍得拉过。

田江想了想，说：“老蔡，我和你商量个事。你和五号车的学员换换怎么样？我保你能一次就过。”

老蔡一听这话高兴了：“好！”瞅瞅王平的五号车，脸上换了神秘的表情：“田师傅，那个小嫚儿真就那么俊吗？”又说：“我手头上可有的是药，强身健体的、延长时间的、增加情趣的。不是我吹，除了海洛因咱弄不来，田师傅你想要什么药咱就有什么药——怀孕的、避孕的，保胎的、打胎的，降血压的、升血压的……”

田江打断了老蔡的药单子，说：“那就这么说好了，下回你再来，带着点增加情趣的找五号车。”

上午的课到点了，徐丽娜朝田江这边望了望，走了。

中午田江端着饭盒凑到王平身边说：“王平，我拿老蔡和你换上午的学员吧。”

王平乐了：“你早上让我滚，当时我就滚了。”

田江只说：“换不换吧？”

王平说：“换是可以换，明天晚上去李大雷家，你得替我点俩炮。”

田江说：“行，我点煞你。”

等下午的课到点，天都要黑了。

田江慢慢走到大门对面的川菜馆子，吃不准徐丽娜在不在里面，扒着窗子向里瞅。

徐丽娜从田江背后晃出来，拍田江：“找什么呢你？说晚上请我吃饭，真就得晚上才过来吗？害我等你一下午。”

田江讪讪地说不出话来。